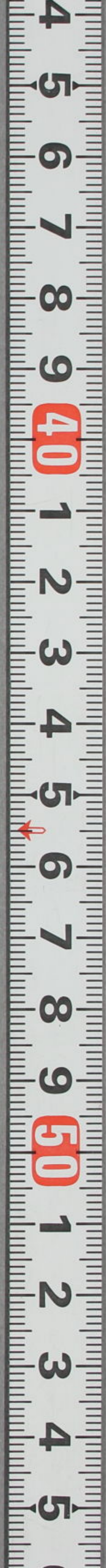


苔谿漁隱叢語

陸

14
1475
52



52
門 1475
卷 52

昭和十五年
十一月二日
購來

序漁隱詩評叢話後集

余丁年罹於憂患投閑二十載杜門却掃于苕溪之上
心無所事因網羅元祐以來羣賢詩話纂爲六十卷自
謂已畧盡矣比官閩中及歸苕溪又獲數書其間多評
詩句不忍棄之遂再采摭而攬收羣書舊有遺者及就
余聞見有繼得者各附益之離爲四十卷噫前後集共
一百卷亦可謂富矣余嘗謂開元之李杜元祐之蘇黃
皆集詩之大成者故羣賢於此四公尤多品藻蓋欲發
揚其旨趣俾後來觀詩者雖未染指固已知其味之美

溪隱叢書
矣然詩道邇來幾熄時所罕尙余獨拳拳於此者惜其
將墜欲以扶持其萬一也嗟余老矣命益蹇身益閑故
得以編次終日明窓淨几目披手抄誠心好之遂忘其
勞蓋窮人事業止于如斯雖有覆瓿之譏亦何恤焉丁
亥中秋日茗溪漁隱胡仔元任敘

茗溪漁隱叢書後集目錄

第一

楚漢魏六朝上

第二

楚漢魏六朝下

第三

陶靖節

第四

李太白

第五

杜子美一

第六

杜子美二

第七

杜子美三

第八

杜子美四

第九

王右丞

韋蘇州

孟浩然

第十

韓退之

第十一

柳子厚

東野浪仙

玉川子

第十二

李長吉

李贊皇

劉夢得

第十三

醉吟先生

第十四

唐彥謙

王谿生

王建

第十五

杜牧之

杜荀鶴

韓致元

半夜鐘

第十六

唐人雜記上

第十七

唐人雜記下

第十八

羅隱

五季雜記

第十九

本朝

王黃州

張復之

第二十

寇忠愍

晏同叔

宋子京

王君玉

第二十一

杜正獻

西湖處士

王禹玉

第二十二

迂叟

邵康節

韓持國

第二十三

六一居士

第二十四

梅都官

蘇子美

石曼卿

第二十五

半山老人

賀方回

第二十六

東坡一

第二十七

東坡二

第二十八

東坡三

第二十九

東坡四

第三十

東坡五

第三十一

山谷上

第三十二

山谷下

第三十三

秦太虛

陳履常

晁無咎

張右史

溪堂居士

張芸叟

王仲至

第三十四

張天覺

唐子西

韓子蒼

陳去非

周明老

第三十五

本朝雜記上

第三十六

本朝雜記下

第三十七

大梅

天衣

端師

參寥

洪覺範

清順

緇黃雜記

第三十八

回仙

神仙雜記 鬼詩

第三十九

長短句

第四十

麗人雜記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目錄

漁隱叢話卷第一

茗溪漁隱胡仔纂集

楚漢魏六朝上

山谷云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蓋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楚辭曰予既滋蘭於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不獨今楚人賤蕙而貴蘭久矣蘭蕙叢生初不殊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楸則遠矣

復齋漫錄云豫章有南浦亭前輩賦咏多以江淹別賦

漁隱叢話卷一 後集

海山仙館叢書

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為始余觀楚詞云予交手兮東川
送美人兮南浦乃知江淹取此也

文昌雜錄云余昔知安州見荆湘人家多以草竹為卜

楚辭云索瓊一作茅以筵簞兮命靈氛為余占之其注

曰瓊茅靈草筵小破竹也楚人多結草折竹以卜曰簞
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亦遺俗之舊也今歲時人家作餽
蜜油煎花果之類蓋亦舊矣楚詞云秬粃蜜餌有餽餽
些餽餽餽也言以蜜和米麩煎作秬粃中書趙舍人云
方言餌糕今餽糕是也

藝苑雌黃云宋玉九辯云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
木搖落而變衰慄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潘安仁秋興賦引此語而曰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
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
四感之疚心兮遭一途而難忍安仁以登山臨水遠行
送歸為四感予頃年較進士于上饒有同官張扶云曾
見人言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是七件事謂遠也
行也登山也臨水也送也將也歸也前輩詩中惟王介
甫有一聯云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將送

二字與楚辭合予嘗攷詩之燕燕篇曰之子于歸遠于將之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一篇詩中亦用此送將歸三字然則楚辭之言亦有所本也安仁謂之四感蓋略而言之

復齋漫錄云晉皇甫謐高士傳載四皓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洛山故杜子美詩云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然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

而肆志本魯仲連語耳齊欲爵仲連仲連逃隱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訕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若溪漁隱曰淵明贈羊長史詩云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用精爽今如何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余謂淵明高風峻節固已無愧於四皓然猶仰慕之尤見其好賢尚友之心也

元城先生語錄曰西漢樂章可齊三代舊見漢禮樂志房中樂十七章觀其格韻高嚴規模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噫異哉此高帝一時佐命功臣下至叔孫通輩皆

不能爲此歌尋推其源乃唐山夫人所作服虔曰高帝
姬也韋昭云唐山姓也而漢初有此人縱使竹竿載馳
方之陋矣然后妃傳中乃獨不載何也先生曰與王之
初人材色色過人且如唐太宗朝相將不可及至技藝
之士醫有孫真人陰陽有李淳風呂才相法有袁天綱
亦後世所不能及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死生之說老莊論之備矣自秦
滅學之後賈誼首窺其奧爲長沙傳有鵬鳥入舍爲賦
以自廣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搏化

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無
不可衆人惑惑好惡積億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
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坻則止
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淡乎若
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養空而浮
此語自漢以來言達性命齊生死者皆不能出其右晉
宋間清談推本其言而已漢興至文帝時在朝儒臣惟
誼年甚少而學甚博非有師友漸磨之益風俗遷染之
效而獨穎然秀出論時政則盡人事論性命則盡天理

後世無以復加豈非豪傑乎

復齋漫錄云揚雄反騷云有周氏之蠅鳩兮或鼻祖於汾隅注鼻始也余以爲未盡其義揚雄方言云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鼻爲初或謂之祖故鼻祖其義如此

藝苑雌黃云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錢昭度詩云荷揮萬朶玉如意蟬弄一聲金錯刀卽王莽所鑄錢名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

五十又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杜子美對雪詩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賒韓退之潭州泊船詩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此謂是也或注四愁詩引續漢書佩刀諸侯王以黃金錯環恐與王莽所鑄錯刀又別

藝苑雌黃云張景陽七命云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說者以荆南爲荊州耳然烏程縣今在湖州與荊州相去甚遠南五十步有箬溪夾溪悉生箭箬南岸曰上箬

北岸曰下箬居人取下箬水釀酒醇美俗稱箬下酒劉
夢得詩云駱駝橋畔蘋風起鸚鵡杯中箬下春卽此也
荆溪在縣南六十里以其水出荆山因名之張元之山
墟名云昔漢荆王賈登此山因以爲名故所謂荆南烏
程卽荆溪之南耳若以爲荆州則烏程去荆州三千餘
里封壤大不相接矣若溪漁隱曰余以湖州圖經考之
烏程縣以古有烏氏程氏居此能醞酒因此名焉其荆
溪則在長興縣西南六十里此溪出荆山張協七命云
酒則荆南烏程荆南則此荆溪之南也藝苑雌黃引長

興縣南五十步箬溪水釀酒醇美稱箬下酒以爲烏程
酒反以夢得詩爲證皆誤矣

若溪漁隱曰醞酒之法無出月令數語能盡其要余嘗
試之酒無不佳矣其語云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
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用此六物耳六一居
士醉翁亭記云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本此語也

復齋漫錄云曹植詩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陳沈炯
邊馬有歸心詩彌憶長楸道金鞍背落暉杜子美玉腕
騶詩頓驂飄赤汗跼踖顧長楸畫馬圖詩霜蹄蹴踏長

楸間茗溪漁隱曰文選注云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
王介甫詩扶衰南陌望長楸東坡題韋偃牧馬圖詩當
年爲誰掃驂騮至今霜蹄踏長楸山谷和子瞻觀畫馬
詩長楸落日試天步

呂氏童蒙訓大概詩須以三百篇楚辭及漢魏間人詩
爲主方見古人妙處自無齊梁間綺靡氣味也

復齋漫錄云晉左思白髮賦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
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
風茗溪漁隱曰王介甫嘲白髮詩曰久應飄轉作蓬飛

眷惜冠巾未忍違種種春風吹不長星星明月照還稀
真佳句也

東坡云稽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
山阿散髮岩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
也司馬景王旣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
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跡滅形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
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

許彥周詩話云阮步兵醉六十日而停婚雖似智矣然
禮法之士憎之如仇幾至於死幸得景王保護之耳而

老杜詩云至今阮籍輩熟醉為身謀此工部善看史書
當有解此意者耳

文昌雜錄云東京記天清寺繁臺梁孝王按歌吹之臺
阮公詩云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餘音梁王
安在哉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呼為繁臺唐李肇國史
補云宰相相謂為堂老及見元載與常袞唱和詩有堂
老之稱信李肇言之不妄也

復齋漫錄云襪襪集韻以為不曉事之名殊不知出晉
程曉伏日詩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

人不相過今世襪襪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鬢蹙
奈此何搖扇髀中疾一作痛流汗正滂沱傳戒諸高明熱
行宜見訶其後山谷和錢穆父贈松扇詩可憐遠度幘
溝瀆適堪今時襪襪子蓋取此也

藝苑雌黃云張文潛明道雜誌云古人作詩賦事不必
皆實如謝宣城詩澄江靜如練宣城去江僅百里州治
左右無江但有兩溪耳或當時謂溪為江亦未可知也
此猶班固謂八川分流予按謝元暉曉登三山還望京
邑作詩有澄江靜如練之語三山在江寧縣北十二里

濱江地名則此詩非在宣城州治所作也安得以八川
分流為比按八川分流出司馬相如上林賦亦非固之
言

復齋漫錄云謝惠連七夕詩落日隱簷楹斜月照簾櫳
團團洒葉露泫泫振條風蕭氏取以入選然余觀宋孝
武詩曰白日傾晚照弦月升初光炫炫葉露滿蕭蕭庭
風揚意雖類之而雄渾頓挫過惠連遠矣至惠連昔離
秋已兩今聚夕無雙亦不可掩也

藝苑雌黃云左氏傳云吳公子札聘於上國宿於戚聞

孫林父擊鐘曰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夫幕非
燕巢之所言其至危也故潘岳西征賦云危素卵之累
殼甚元燕之巢幕丘希範與陳伯之書云將軍魚遊沸
釜之中燕巢飛幙之上不亦惑乎蓋用此意後人因此
言燕事多使巢幕似乎無謂謝宣遠九日從宋公集戲
馬臺詩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杜子美對雨書懷詩
震雷翔幕燕驟雨落河魚
茗溪漁隱曰遯齋閑覽載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
鑪錘之功矣然淵明之墻數仞而不得窺也余嘗疑其

語意不完今於歷代確論得其全語云謝康樂庾義城
之於詩鑪錘之功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墻數仞謝庾
未能窺者何哉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其工拙至如淵
明之於詩直寄焉耳

復齋漫錄云左氏傳宣公十二年守陴者皆哭杜預注
曰陴城上睥睨皆哭所以告楚窮也釋名曰城上垣謂
之睥睨言於孔中睥睨之處也梁王筠和新喻邊城詩
梁恩分曉色睥睨連秋霧杜子美詩連連睥睨侵又南
極云睥睨登哀柝矛弧照夕曛唐雍陶河陰新城亦云

河流暗與溝池合山色遙將睥睨連

許彥周詩話云風定花猶舞鳥鳴山更幽世傳荆公改
舞作落字其語頓工然風定花猶落乃梁謝元貞八歲
時所作春日閑居詩也從舅王筠奇之曰追步惠連矣
復齋漫錄云沈存中筆談謂唐詩多有言吳鉤者刀名
也刃彎今南蠻謂之葛靈刀余按吳越春秋吳王作鉤
淬以人血試之以人也吳鉤始於此豈存中忘之邪鮑
照結客少年場云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
間白刃起相仇杜子美後出塞云少年別有贈含笑看

吳鈞又送劉十弟判官云經過辨豐劍意氣逐吳鈞唐
李涉寄楊潛亦云腰佩吳鈞佐飛將曹唐買劍亦云將
軍溢價買吳鈞韓翃送王相公詩云結束佩吳鈞
復齋漫錄云江總自京南還尋故宅詩全篇云紅顏辭
鞞洛白首入轅轅乘春行故里徐步採芳蓀徑毀悲求
仲林殘憶巨源見桐猶識井看柳尙知門花落空難遍
鶯啼靜易喧無人訪語默何處敘寒溫百年獨如此傷
心豈復論杜子美晚行口號云遠愧梁江總還家尙黑
頭據總詩白首入轅轅則非黑頭矣不知子美將有別

本邪

許彥周詩話云世間花卉無踰蓮花者蓋諸花皆藉薰
風暖日獨蓮花得意於水月其香清涼雖荷葉無花時
亦自香也梁江從簡爲採荷調云欲採荷作柱荷弱不
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此語嘲何敬容從而波
及蓮花矣春時穠麗無過桃柳桃之夭夭楊柳依依詩
人言之也老杜云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
不知緣何而波及桃花與楊柳也

文昌雜錄云梁沈約有脩竹彈甘蕉文其略曰長兼洪

園貞幹臣脩竹稽首切毋蘇臺前甘蔗一叢宿漸雲路
荏苒歲月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
稱今月某日巫岫斂雲秦樓開照乾光宏普罔幽不矚
而甘蔗攢莖布影獨見障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
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蔗左近杜若江籬依源辨
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證據差非風聞妨賢敗政
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徒根翦葉斤
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歷觀自昔文集未嘗有
類此製者雖曰新奇蓋亦有所寓托也

復齋漫錄云陳沈炯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謠獨長謠
智者不我顧愚夫余未要不思復不智誰當予見招所
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白樂天以吳祕監有美酒多獨
酌但蒙書報不以飲招故云君稱名士誇能飲我是愚
夫肯見招益用王孝伯讀離騷飲美酒并此事也

漁隱叢話後集卷一終

漁隱叢話卷第二

楚漢魏六朝下

雪浪齋日記云昔人有言文選爛秀才半正為文選中
事多可作本領爾余謂欲知文章之要當熟看文選蓋
選中自三代涉戰國秦漢晉魏六朝以來文字皆有在
古則渾厚在近則華麗也若溪漁隱曰少陵宗武生日
詩熟精文選理益為是也

復齋漫錄云峽州記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啼
三聲淚沾衣故古樂府有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衣陳

蕭詮夜猿啼詩別有三聲淚沾裳竟不窮杜子美詩聽
猿實下三聲淚若溪漁隱曰古樂府梁簡文巴東三峽
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魯直竹枝詞
注引此兩句爲證復齋所記峽州行者歌乃異韻而同
詞必誤也

東觀餘論云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何遜集皆八卷晉天
福本但有詩兩卷今世傳本是也獨春明宋氏有舊本
八卷特完因借傳之然少陵嘗引昏鴉接翅歸金粟裹
搔頭等語而此集無有猶當有軼者集中若團團月隱

洲輕燕逐飛花遶岼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岼花臨水發
江燕遶檣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岩際宿等語子美皆采
爲己句但小異耳故曰能詩何水曹信非虛賞古人論
詩但愛遜露溼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及夜雨滴空堦曉
燈暗離室爲佳殊不知遜秀句若此者殊多如九日侍
宴云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紋日斜迢遞字風起嗟峨
雲谷高博士云幽蝶弄晚花清池映疎竹還渡五洲云
蕭散煙霧晚淒清江漢秋答庾郎丹云峽蝶縈空戲日
暮望江橋云水影漾長橋贈崔錄事云沙流遶岼清川

平看鳥遠送行云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庾子山輩有所不逮其警語尙多如早梅云枝橫卻月觀花遠凌風臺銅雀妓云曲中相顧起日暮松柏聲句殊雄古而顏黃門謂其每病辛苦饒貧寒氣無乃太貶乎

茗溪漁隱曰何遜八歲能詩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如此梁天監中兼水部郎王僧孺集其文為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何劉見南史

復齋漫錄云梁朱超舟中望月詩入風先遶暈排霧急

移輪梁庾肩吾詩圓隨漢東蚌暈逐淮南灰庾信望月詩灰飛重暈缺蕝落獨輪斜王褒關山月詩灰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蓋用淮南子所謂月隨灰而暈缺故子美晚月詩欲得淮南術風吹暈已生

茗溪漁隱曰古今詩人以詩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聯或只一篇雖其餘別有好詩不專在此然播傳於後世膾炙於人口者終不出此矣豈在多哉如池塘生春草則謝康樂也澄江靜如練則謝宣城也攏首秋雲飛則柳吳興也風定花猶落則謝元貞也鳥鳴山更幽則

王文海也空梁落燕泥則薛道衡也楓落吳江冷則崔
信明也庭草無人隨意綠則王胄也凡此皆以一句名
世者温庭筠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嚴維有柳塘
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常建有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杜荀鶴有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韋蘇州有兵衛森
畫戟燕寢凝清香孟浩然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賈島有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張祐有樹影中流見
鐘聲兩岸聞周朴有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劉筠有
雨勢宮城濶秋聲禁樹多楊黎州有剛腸欺竹葉衰鬢

怯菱花寇萊公有遠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徐鉉有井
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趙師民有麥天晨氣潤槐夏午
陰清魏野有數聲離岼櫓幾點別州山悟清有鳥歸花
影動魚沒浪痕圓惠崇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清夏
英公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蔡天啟有柳間黃鳥
路波底白鷗天秦少游有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陳
無已有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徐忻有着衣輕有暈
入水淡無痕省題詩如楊巨源有爐煙添柳重宮漏出
花遲滕元發有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以至漠漠水

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乃王維也殘星數點雁橫
塞長笛一聲人倚樓乃趙嘏也禪伏詩魔歸靜域酒衝
愁陣作奇兵乃韓偓也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
三更乃崔塗也煙橫博望乘槎水月上文王避雨陵乃
唐彥謙也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乃鄭文
寶也雪意未成雲着地秋聲不斷雁連天乃錢惟演也
一聲啼鳥禁門靜滿地落花春日長乃王隨也樓臺側
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乃晏元獻也珠簾繡戶遲
遲日柳絮梨花寂寂春乃周式也峭帆橫渡官橋柳登

鼓驚飛海岬鷗乃楊大年也長楊獵罷寒熊吼太液波
閑瑞鵠飛乃宋莒公也龍帶晚煙離洞府雁拖秋色入
衡陽乃王文穆也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
乃丁晉公也風定曉枝蝴蝶鬧雨勻春圃桔槔閑乃韓
魏公也黃蜂衙退海潮上白蟻戰酣山雨來乃錢昭度
也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乃謝景山也海
鵬未擊三千里天馬須歸十二閑乃王平甫也收取桑
榆歸物外種成桃李滿人間乃李絢也千重浪裏平安
過百尺竿頭穩下來乃陳從易也千里暮山橫紫翠一

漁隱叢書卷二
五
鈞新月破黃昏乃孫莘老也倒着衣裳迎戶外盡呼兒
女拜燈前乃謝師厚也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
水陳乃梅聖俞也雲頭灑灑開金餅水面沉沉卧彩虹
乃蘇子美也斜日半竿眠犢晚春波一望去鳧寒乃張
文潛也千山送客東西路一樹照人南北枝乃王康功
也鄭谷詠海棠云穠艷最宜新着雨妖嬈全在欲開時
林逋詠梅花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王
禹玉上元云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宋子
京落花云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王君玉

聞角云隴雁半驚天在水征人相顧月如霜盛次仲雪
云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凡此皆以一聯
名世者春城無處不飛花寒日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
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此韓翃也銀河漾漾月輝輝
樓礙星邊織女機橫玉叫雲清似水滿空霜逐一聲飛
此崔魯也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
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此李商隱也蠟屐經過滿
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
卧龍此薛能也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村漁火對愁眠姑

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張繼也紫陌紅塵
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
去後栽此劉夢得也芳草和煙暖更青閑門要路一時
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此羅鄴也鳴鶻
直上一千尺天靜無風聲更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
金勒向雲看此柳如京也平沙渺渺煙蒼蒼菰蒲纔熟
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香此陳文惠
也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反接英彭
族更欲多求猛士爲此張文定也築壇拜日恩雖重躡

足封時慮已深龍準若知同鳥喙將軍應起五湖心此
錢昆也漢包六合網英豪一個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
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此范文正也古木森森白玉
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秦賦長楊罷閑拂塵埃看畫
墻此王仲至也璧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古槐明
日扁舟滄海去却將雲氣望蓬萊此劉貢父也百尺絲
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
載月明歸此華亭船子也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
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此元真子也

迴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此
暢諸也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
層樓此王之美也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烹
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幕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
歌細腰舞况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
日酩酊醉不到劉伶坟上土此李賀將進酒也并白樂
天琵琶行盧仝月蝕詩杜牧之華清宮詩石曼卿籌筆
驛詩郭功甫金山行皆篇長不錄凡此皆以一篇名世
者余今姑敘其梗概如此若唐之李杜韓柳本朝之歐

王蘇黃清辭麗句不可悉數名與日月爭光不待摘句
言之也其餘詩人佳句尙多猶恐一時記憶有遺忘者
繼當附益之

東觀餘論云邵公亢嘗就焦山下瘞鶴銘缺石考次其
文其不可知者闕之其文首尾似粗可讀雖文全亦止
此百餘字爾而集古錄謂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惟余
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耳蓋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爲百
當時所得蓋六十餘字故云此數字本爲多此銘相傳
爲王右軍書故蘇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

傳瘞鶴銘文忠以爲不類王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
況道號又疑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宏景宏
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日真逸者豈其別號與又其著真
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
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
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案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嶽
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一年乙未歲其弟
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卽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
矣此銘後又有題丹陽尉山陰宰數字及唐王瓚詩字

畫亦頗似瘞鶴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
也或以銘卽瓚書誤矣

茗溪漁隱曰東觀餘論黃伯思所作也其跋陶華陽書
云隱居書故自入流其在華陽得華陽許三真真跡最
多而學之故蕭遠淡雅若其爲人今金陵有許長史舊
館壇碑最先一行乃隱居書又世有畫版帖四十三字
與碑字筆勢同今觀其爲楊瓊瑤作奏章彙與前二書
雖真行不同要非異手作也袁昂論書以隱居若吳興
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今審其書比之鍾王

漁隱叢書卷二
九
爲未成就然神韻閑曠那可以峭快目之獨竇泉謂其
高爽自然逸勃奮舉頗近實云黃伯思此跋稱贊宏景
書如此故以瘞鶴銘爲類之第余初不曾見宏景書未
敢遽以爲然姑俟識者辨之

金石錄云瘞鶴銘題華陽真逸撰莫詳其爲何代人集
古錄云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余徧檢唐史及况文集
皆無此號惟况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
知歐陽公何所據也若溪漁隱曰集古錄云華陽真逸
是顧况道號今不敢遂以爲况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

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西清詩話云余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真人晚號
華陽真逸此蓋同斯號矣集古錄云按潤州圖經以瘞
鶴銘爲王羲之書字亦奇怪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
公不知何人書第蘇子美黃魯直皆以此銘爲右軍書
得非本潤州圖經而言之故子美詩曰山陰不見換鵝
經京口新傳瘞鶴銘魯直云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
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不可名貌以此觀之遺教經良非
右軍筆畫也若瘞鶴銘斷爲右軍書使人不疑如歐陽

評顏柳數公書最爲端的然纔得瘞鶴銘彷彿爾惟魯
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王間又嘗有詩云小字莫
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東觀餘
論云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
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
逸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三十八始去
會稽而閒居則不應三十二歲已自稱真逸也又未嘗
於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
審矣又與劉無言論書云焦山瘞鶴銘俗傳王逸少書

非也一小書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唐
王瓚一書刻字畫頗全類此銘不知卽瓚書抑瓚學銘
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親至彼觀疑卽瓚書也下有
云黃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蓋唐有此人亦號逸
少耳東觀餘論又有此二說漫附於後姑俟識者併折
衷之

茗溪漁隱曰于競唐傳湖州德清縣南前溪村則南朝
習樂之處今尙有數百家習音樂江南聲妓多自此出
所謂舞出前溪者也復齋漫錄言陳劉刪詩山邊歌落

日池上舞前溪唐崔顥詩舞愛前溪妙歌憐子夜長按
智匠古今樂錄晉車騎將軍沈玩作前溪歌而非舞也
蓋復齋不曾見于競唐傳故不知舞出前溪邪

復齋漫錄云吳甘寧住止嘗以繒錦維舟去輒割棄以
示奢侈陳張正見賦朔雪映夜舟詩檣風吹影落纜錦
雜花浮世言錦纜始於煬帝非也吳陳之間已見矣故
杜子美秋興詩錦纜牙檣起白鷗又錦纜回沙磧蘭橈
避荻洲又送鄭二還江陵詩文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

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

陶靖節

若溪漁隱曰鍾嶸評淵明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
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羣
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
素波而傍流于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
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
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
乎此言盡之矣

龜山語錄云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於自然
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以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
無識者以見爲望不啻砒砒之與美玉然予觀樂天效
淵明詩有云時傾一樽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
久矣惟韋蘇州答長安丞裴稅詩有云採菊露未晞舉
頭見秋山乃知真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爲可信
茗溪漁隱曰示周椽祖謝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
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

陶潛傳云江州刺史檀韶若請廬山周續之出州與學
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在城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廨
近於馬隊故云耳

藝苑雌黃云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柳雖白樂天
六帖亦然以余考之陶淵明潯陽柴桑人也宅邊有五
柳樹因號五柳先生後爲彭澤令去官百里則彭澤未
嘗有五柳也予初論此人或不然其說比觀南部新書
云晉書陶潛本傳云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作五
柳先生傳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

五柳樹因以為號焉則非彭澤令時所栽人多於縣令
事使五柳誤也豈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歟茗溪
漁隱曰沈彬詩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蘇
子由詩指點縣城如掌大門前五柳正搖春皆誤用也
復齋漫錄云淵明詩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
所知稱心固為好是不重身後名也及作擬古乃云生
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是欲名彰也二意相反不如張
季鷹云與我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
藝苑雌黃云秦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刺之則繆公信

有罪矣雖然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以陳尊己魏顥
之事觀之則三良亦不容無譏焉昔之詠三良者有王
仲宣曹子建陶淵明柳子厚或曰心亦有所施或曰殺
身誠獨難或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寧分張曾無一
語辨其非是者惟東坡和陶云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
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
魏顥真孝愛三良安足希審如是言則三良不能無罪
東坡一篇獨冠絕於古今茗溪漁隱曰余觀東坡秦繆
公墓詩意全與三良詩意相反蓋是少年時議論如此

至其晚年所見益高超人意表此揚雄所以悔少作也
詩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
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

龜山語錄云因讀東坡和淵明形影神詩其影答形云
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影
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嘗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
泡影正言非實有也何謂不滅他日讀九成臺銘云此
說得之莊周然以江山吐吞草木俯仰衆竅呼吸鳥獸
鳴號爲天籟此乃周所謂地籟也但其文精妙讀之者

咸不之察耳

茗溪漁隱曰止酒詩云坐止高蔭下步止華門裏好味
止園葵大歡止稚子余嘗反復味之然後知淵明之用
意非獨止酒而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於樹蔭之
下則廣廈華居吾何羨焉步止於華門之裏則朝市聲
利我何趨焉好味止於噉園葵則五鼎方丈我何欲焉
大歡止於戲稚子則燕歌趙舞我何樂焉在彼者難求
而在此者易爲也淵明固窮守道安於丘園疇肯以此
易彼乎

復齋漫錄云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者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謂妻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閨人曰今日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又劉向列女傳楚於陵妻語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故晉張詮亦曰古人以容膝為安蓋指此也一以為北郭妻一以為於陵妻未知孰是淵明歸去來辭容容膝之易安世以為語出於陶蓋不深考者也

許彥周詩話云彭澤歸去來辭云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是此老悟道處若人能用此兩句出處有餘裕也

復齋漫錄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詩云淵明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詩有以甲子題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寧有晉末禪宋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

海山仙館叢書卷三
五
而目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有標晉年號者余觀南史淵明傳亦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乃知南史之失有自來矣

藝苑雌黃云秦少游言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先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劾而歸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是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魯直詩亦有甲子不數義熙前之句此說蓋出五臣文選注淵明集第三卷首已嘗辨此說爲非是如少游魯直尙

惑於五臣之說其他可知

茗溪漁隱曰淵明自作挽辭秦太虛亦效之余謂淵明之辭了達太虛之辭哀怨淵明三首今錄其一云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且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太虛云嬰釁徙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橐吏來驗我屍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柱下史

通籍黃金閨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還
骨知何時修途繚山海豈免從闍維荼毒復荼毒彼蒼
那得知歲晚瘴江急鳥獸鳴聲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陰
雲吹殯宮生蒼蘚紙錢掛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黃
縑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東坡謂太虛情鍾世味意
戀生理一經遷謫不能自釋遂挾忿而作此辭豈真若
是乎

茗溪漁隱曰余家藏靖節文集乃宣和壬寅王仲良厚
之知信陽日所刻字大尤便老眼字畫乃學陳坡書亦

臻其妙殊爲可愛不知此板兵火之餘今尙存否厚之
有後序云陶集世行數本互有舛謬今詳加審訂其本
無二意不必俱存如亂一作乱禮一作礼游一作遊余
一作予者復有字畫近似傳寫相襲失於考究如以庫
鈞爲庾鈞丙曼容爲丙曼客八及爲八友者凡所改正
二百六十有六

許彥周詩話云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輝
冬嶺秀孤松此顧長康詩誤編入彭澤集中

漁隱叢話卷三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漁隱叢話卷第四

李太白

六朝事迹云謝安墩在牛山報寧寺之後基址尚存謝安與王羲之常登此有超然高世之志太白將營園其上乃作詩曰晉室昔橫潰永嘉遂南奔沙塵何茫茫龍虎鬪朝昏胡馬風漢草天驕感中原哲匠感頽運雲鵬忽飛翻組練照楚國旌旗連海門西秦百萬衆戈甲如雲屯投鞭可填江一掃不足論皇運有反正醜虜無遺魂談笑遏橫流蒼生望斯存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墩



海陽書言卷四
馮覽周地險高標絕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梧
桐識佳樹蕙草留芳根白鷺映春洲青龍見朝暎地古
雲物在臺傾禾黍繁我來酌清波於此樹名園功成拂
衣去歸入武陵源

會子固云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
干篇者知制誥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
廣白詩自爲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考其
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
南遊江淮至楚觀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

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
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爲翰林供奉頃之
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至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
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涉金陵上秋浦抵
潯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
度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至宿
松坐繫潯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
治白以爲罪薄宜貸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
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

七矣終以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
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過金陵徘徊於歷
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
六十有四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
之詩書所自序可考者也

茗溪漁隱曰太白望廬山瀑布絕句云日暮香爐生紫
烟遙看瀑布掛長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
天東坡美之有詩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
詞然余謂太白前篇古詩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

磊落清壯語簡而意盡優於絕句多矣

法藏碎金云李白廬山東林寺夜懷詩我尋青蓮宇獨
往謝城關霜清東林鐘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虛空天樂
鳴不歇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湛然冥真心曠劫斷
出沒又貫休山居詩自古浮華能幾幾逝波終日去滔
滔漢王廢苑生秋草吳王荒宮入夜濤滿屋黃金機不
息一頭白髮氣猶高豈如知足金仙子霞外天香滿毳
袍子因思靜勝境中當有自然清氣名曰天香自然清
意名曰天樂予故以所聞靈響目爲天簧亦取天籟之

義此蓋唯變所適不可致詰也

復齋漫錄云太白襄陽歌云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按世說山公稱叔夜岩岩若孤松之獨秀至其醉也若玉山之將崩戴逵酒讚云醇醪之興與理不乖古人既陶至樂乃開有客乘之隗若山頽

茗溪漁隱曰樂府雜錄云笛者羌樂也古曲有折楊柳落梅花故謫仙春夜洛城聞笛云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杜少陵吹笛詩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曲盡生王之

渙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皆言折柳曲也

復齋漫錄云古曲有落梅花非謂吹笛則梅落詩人用事不悟其失余意不然之蓋詩人因笛中有落梅花曲故言吹笛則梅落其理甚通用事殊未爲失且如角聲有大小梅花曲初不言落詩人尙猶如此用之故秦太虛和黃法曹梅花云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者是也古今詩詞用吹笛則梅落者甚衆若以爲失則落梅花之曲何爲笛中獨有之決不虛設也故李謫

仙吹笛詩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又觀胡
人吹笛云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十月吳山曉梅花
落敬亭戎昱聞笛云平明獨惆悵飛盡一庭梅崔魯梅
詩云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黃魯直從王
都尉覓千葉梅詩云落盡戲作嘲吹笛侍兒云昭華得
脫帽看髮已微霜催盡落梅春已半更吹三弄乞風光
張子野詞云雲輕柳弱內家髻子新梳掠天香真色人
難學橫管孤吹月淡天垂幕朱唇淺破桃花萼倚樓人
在欄干角夜寒指冷羅衣薄聲入霜林簌簌驚梅落擔

遺載梅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憑仗
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晁次膺填入水龍吟詞
云最是關情處高樓上一聲羌管仗何人說與爭如留
取倚欄看孫濟落梅詞云一聲羌管吹雲笛玉溪半夜
梅翻雪泛觀古今詩詞用事一律可見復齋妄辨也
茗溪漁隱曰太白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還憶謝元
暉至魯直則云憑誰說與謝元暉休道澄江淨如練王
文海云鳥鳴山更幽至介甫則云茅簷相對坐終日一
鳥不鳴山更幽皆反其意而用之蓋不欲沿襲之耳

復齋漫錄云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元微之俠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不肯藏姓
名二公寓意不同

許彥周詩話云太白詩問予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
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東坡嶺外詩
云父老爭看烏角巾應緣會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
口獨立斜陽數過人賀知章呼太白爲謫仙人世傳東
坡是戒禪師後身僕竊信之

茗溪漁隱曰新安水西寺依山背下瞰長溪太白題

詩斷句云檻外一條溪幾回流碎月今集中無之

法藏碎金云子記太白有詩云野禽啼杜宇山蝶舞莊
周後又見潘佑有感懷詩幽禽喚杜宇宿蝶夢莊周席
地一樽酒思與元化浮但莫孤明月何必秉燭游余謂
才思暗合古今無殊不可怪也

東觀餘論云水從銀漢落山繞畫屏新太白詩也藏真
書之可謂二寶謝康樂不得專美於前矣

復齋漫錄云會稽鑑湖今避廟諱改爲鏡湖耳輿地志
云山陰南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岩互相映發若鏡若圖

故王逸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名鏡始是耳李太白登半月臺詩亦云水色綠且靜令人思鏡湖終當過江去愛此暫踟躕則湖以如鏡得名無可疑者而或以爲小說所記以爲軒轅鑄鏡於此得名非也太白又有送友人尋越中山水詩湖清霜鏡曉濤白雪山來李陽冰云太白不讀非聖之書恥爲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侯結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

橫制頽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尙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遏而不行惟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

復齋漫錄云前漢趙飛燕旣立爲皇后寵少衰女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蓋飛燕本傳云爾太白宫詞云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夫昭陽昭儀所居也非謂飛燕耳後見唐王叡松牕錄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命太白爲新詞有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乃知昭陽之語世所傳者誤也

茗溪漁隱曰太白宮詞云梨花白雪香子美詠竹云風吹細細香二物初無香二公皆以香言之何也太白有句云金龜換酒處子美有句云金魚換酒來世言換酒必曰金貂殊不知二公有金龜金魚之異名

藝苑雌黃云洪駒父詩話言子美集中贈太白詩最多而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詞贈杜補闕者卽老杜也其詩云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相宜雲歸碧海少雁度青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不獨飯顛山之句也

予嘗攷之太白集中有沙丘城下寄杜甫云我來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傷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向南征又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云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言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洪駒父畧不見此何也

東坡云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
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

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以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洪大凌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蹈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宋景文筆記云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李太白作蜀道難因用之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喏而司空圖作休休記又用之修書學士劉義叟爲余言晉書咄嗟而辦非是宜言咄喏而辦然咄嗟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義茗溪漁隱曰蘇子瞻蜀人也作後赤壁賦云嗚呼噫嘻我知之矣洞庭春色賦云嗚呼噫嘻我言夸矣皆用此語

東觀餘論云我居青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上清寶典李太

白詩也

山谷云題白兆山詩云雲卧三十年好閑復愛仙蓬壺
雖冥絕鸞鶴心悠然歸來桃花岩得憩雲窓眠對嶺人
共語飲潭猿相連時昇翠微上邈若羅浮顛兩岑抱東
壑一嶂橫西天樹雜人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換野色
飛蘿搖春煙獨此林下意杳無區中緣永辭霜臺客千
載方來還余聞士大夫嘗勸白兆山僧重素卽岩下作
桃花庵素曰桃花庵不難作但恨無李白耳今彥顧乃
欲巖崖石刻李白詩并欲結草其旁以待冠蓋之遊者

衆不可蓋安知遂無李白邪爲我多謝素師今無白兆
尙不廢椎鼓升堂豈可臆計世無李白邪素若有語可
并刻之彥顧安陸李慥也

許彥周詩話云太白草創大還詩云彷彿明窓塵死灰
同至寂初不曉此語後得李氏煉丹之法至寂窓塵丹
砂妙藥也

漁隱叢話卷四終

漁隱叢話卷第五

杜子美一

東坡云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予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知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東臯雜錄云有問荆公老杜詩何故妙絕古今公曰老杜固嘗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茗溪漁隱曰職林云補闕拾遺武后垂拱中置二人以掌供奉諷諫自開元後尤爲清選左右補闕各二人供奉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左屬門下右屬中書故岑參寄左省杜拾遺云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老杜答岑補闕云窈窕清禁闥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正謂此也

文昌雜錄云杜甫爲左拾遺作紫宸殿退朝詩宮中每

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東省門下也鸞臺在焉鳳池在中書省杜詩不應有誤恐唐朝別有故事又恐是時政事堂適在左省也茗溪漁隱曰按裴炎傳云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爲司空房元齡爲僕射魏徵爲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中宗時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子美於肅宗至德二載拜左拾遺作退朝詩其言鳳池誠有所據知其不誤也

文昌雜錄云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杜甫詩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天祐二年十二月
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
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自此始罷也又云香飄
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晚出左掖退朝花底
散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多種花柳今殿庭惟植槐
楸鬱鬱然有嚴毅之氣也

復齋漫錄云唐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
事有不便于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子美
以至德二載拜左拾遺故寄賈司馬云法駕還雙闕王

師下八川此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奉酌嚴公題野亭
云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
馬幽棲真釣錦江魚此兩詩所以言供奉也春宿左省
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出左掖云避人焚諫草此
兩詩所以言小則上封大則廷諍也

復齋漫錄云山谷言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又云船
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老杜云春水船如
天上坐祖述佗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
觸類而長之予以雲卿之詩原於王逸少鏡湖詩所謂

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之句然李太白入青溪山亦云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然語益工也復齋漫錄云張華博物志曰江陵有臺甚大而惟有一柱衆梁皆共此柱後土人呼爲木履觀或曰一柱觀梁劉孝綽江津寄劉之遴云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故子美泊松滋江亭云一柱全應近高唐莫再經下峽云船經一柱過留眼共登臨送李功曹之荊州云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又所思云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夔府咏懷云音微一柱數

藝苑雌黃云張文潛明道雜誌云讀書有義未通而輒改字最學者大病也杜詩黃精無苗後人所改也舊乃黃獨讀者不知其義因改爲精其實黃獨是一物也本處謂之士芋根惟一顆而色黃故名黃獨饑歲土人掘以充糧食故老杜云耳僧惠洪則曰黃獨芋魁之小者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亦未至作道人劍客食黃精也此語殊謬惠洪徒見黃獨一名土芋遂謂芋魁之小者殊不知與芋魁懸別觀子美詩有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之句安得

云未至作道人劍客食黃精乎東坡云詩人空腹待黃
精生事只看長柄械則坡讀杜詩亦以黃獨爲黃精矣
復齋漫錄云送李八秘書云對馭抗士卒乾沒費倉儲
不曉對馭抗士卒爲何等語讀上林賦方悟抗挫也五
官切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蓋李方入對宜論蜀中
兵老財匱也題鄭十八云彌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
是歲星今世注杜詩乃謂方朔爲太白星精余以注所
引非是按班固武帝故事云上至海上考竟諸道士尤
妖妄者百餘人西王母遣使曰欲見神人而先殺僂吾

與帝絕矣使至之日東方朔死上疑問使者云朔是木
帝精爲歲星下遊人間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西京雜
記亦云夏侯孝若畫贊云神變化靈爲星辰葛洪神
仙傳亦云王遙遇雨使弟子以九節杖擔篋不沾濕劉
向列仙傳云華山絕頂有石白號玉女洗頭盆中有碧
水未嘗增減故望岳詩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
頭盆樂府解題云武王伐紂作歌使士習之號曰巴渝
之曲因其地以巴渝取名故題灋西草堂云萬里巴渝
曲三年實飽聞注引前漢禮樂志巴渝鼓員三十六人

殊不知巴渝之歌自武王伐紂始諸將詩韓公本意築
三城擬絕天驕插漢旌按唐中宗時張仁愿取漢南地
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仁愿後封韓國公故杜
云爾

藝苑雌黃云凡王室中否而復興謂之中興周宣之詩
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中字陸德明釋文張仲切徐
安道音辨只作平聲讀然古人用此或作平聲或作去
聲如杜陵云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萬里傷心巖譴
日百年垂死中興時李義山云言皆在中興此類皆作

去聲用如杜陵云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
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李義山云身閑不覩中興盛
此類皆作平聲用

東臯雜錄云詩烝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陸德明釋
文張仲切故老杜詩云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又萬
里傷心巖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古人留意音訓如此
又嘗見人讀冒頓音墨突徧閱漢書無此音後出晉書
音義又曲逆音句遇亦出文選注功臣贊中若溪漁隱
曰東坡詩云威聲又數中興年二虜行當一矢聯呂居

仁詩云謝安肯爲蒼生起早爲吾君了中興皆張仲切用中興字也

許彥周詩話云北征詩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獨以活國許陳元禮何也蓋禍亂旣作惟賞罰當則再振否則不支持矣元禮首議誅太真國忠輩近乎一言興邦宜得此語倘無此舉雖有李郭不能展用

復齋漫錄云王叡炙轂子云夏商以草爲屨左氏曰屨屨也至周以麻爲之謂之麻鞋貴賤通着晉永嘉中以絲爲之宮中妃嬪皆着故述懷云麻鞋見天子衣袖露

兩肘爾雅注云鷺鷥似鳧而小膏中瑩刀續英華詩有馬啣苜蓿葉劍瑩鷓鴣膏故子美贈張卿云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鷓鴣又大食刀歌鐫錯碧嬰鷓鴣膏銛鏢已虛秋江濤江總莊嚴寺碑俯看驚電影徹琉璃之宮遙拖宛虹光徧水晶之域故宿贊公房云身在水晶域任昉述異記云吳王闔閭造水晶宮又魏略曰大秦國以水晶爲屋柱故曲江對酒云水晶宮殿轉霏微古樂府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故詩云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高昌有草實如璽璽中

絲如細績名爲白氍毹子國人織以爲布甚軟白見南史
故贊公房詩光明白氍毹

藝苑雌黃云世人言度曲者多作徒故切謂歌曲也張
平子兩京賦云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子美陪李梓州泛
江詩翠眉縈度曲雲鬢儼分行皆作徒故切讀攷之前
漢元帝紀贊云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吹洞簫自度曲
被歌聲應劭注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爲歌詩聲
也顏注度音大各切則與張平子杜詩所言度曲異矣
而臣瓚注則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則又誤以度曲

爲歌曲夫度曲雖有兩音若讀元帝紀止可作大各切
唐書段安節善樂律能自度曲其意正與元帝紀相合
藝苑雌黃云東坡嘗言曾子固文章妙天下而有韻者
輒不工杜子美長於歌詩而無韻者幾不可讀比觀西
清詩話乃不然此說云杜少陵文自古奧如九天之雲
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萬象却浮空而留六
龍萬舞凌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其語磊落驚人
或言無韻者不可讀是大不然予謂此數語乃出杜陵
三賦謂之無韻可乎竊意東坡所謂無韻者蓋若課伐

木詩序之類是也若溪漁隱曰少游嘗有此語藝苑以爲東坡誤矣

東坡餘論云董君新序稱甫爲淑妃皇父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予按是年甫年纔二十四歲宜爲少作然按碑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壻鄭潛耀令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鄭莊之賓客游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稽阮豈獨步於崔蔡野老何知斯文見託若其壯年所作豈得序稱白頭稽阮與野老何知哉又其銘云日居月諸丘壠荆杞列樹拱矣豐碑

缺然則其立碑蓋在葬後六年非甫年二十四當開元二十三年皇父葬時所作也蓋董君不考立碑年但考其葬年故誤爾董君新序稱永泰元年嚴武移山南崔旰亂甫避秦川定後還成都卽浮江東欲適吳楚按武卒於成都故有吳嚴僕射詩則武未嘗移鎮山南也又有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當在武未再尹成都之前非崔旰亂之後此二事皆舛誤

金石錄云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靈書余初讀杜子美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恨不見其詩晚偶

得石本錄其文詞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為一章狄丞相為一章也

許彥周詩話云詩有力量猶如弓之年力其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處分寸不可強若出塞曲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塵史云杜審言子美之祖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問唱和其詩有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又有寄語洛

城風月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子美林花帶雨胭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其意而語句體格脈絡蓋可謂入宗而取法矣

漁隱叢話卷五終

漁隱叢話卷第六

杜子美二

藝苑雌黃云題元武禪師屋壁云何年顧虎頭滿壁畫
 滄洲注虎頭僧相也又送許八拾遺歸江寧省觀詩序
 云甫昔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像誌諸
 篇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注云虎頭維摩相也攷
 之南史夷貊傳師子國晉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高四
 尺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
 瓦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

海陽詩話卷之六
一
摩像畫圖世人號之三絕所謂虎頭卽長康耳注家不
曉其義或云僧相或云維摩相良可嗤笑杜位宅守歲
詩破題云守歲阿戎家又有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
之句潘惇詩話補闕云舊本作守歲阿咸家按杜位子
美侄也當以阿咸爲是故東坡有除夜詩欲喚阿咸來
守歲林鴉櫪馬鬪喧譁正用杜詩則知今本作阿戎者
誤余又攷之子美有送蜀州栢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
陵起居衛尙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云與報
惠連詩不惜知吾斑鬢已如銀則位恐所謂阿咸也

復齋漫錄云子美詩何年顧虎頭滿壁畫瀛洲瀛字乃
滄字故王介甫云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滿壁畫滄洲
蓋子美有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
洲趣吳郡朱景元畫斷云楊契丹隋唐間人官至上儀
同六法備該甚有骨氣在閣立本之下余乃悟山水障
歌云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史記鄒衍著
書中國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神
州自有九州禹之敘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
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晉書載記贊曰自兩京

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區紫宸游龜鼉之穴唐亦有赤尉謂畿縣尉也故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投簡成華兩縣諸子云赤縣官曹擁材傑橋陵詩居然赤縣立臺榭爭岩亭

許彥周詩話云畫山水詩少陵數首無人可繼者惟荆公觀燕公山水詩前六句東坡煙江疊嶂圖一詩差近之茗溪漁隱曰少陵題畫山水數詩其間古風二篇尤爲超絕荆公東坡二詩悉錄於左時時哦之以快滯懣少陵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云堂上不合生楓樹

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得非元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滿城鬼神人元氣淋漓障猶溼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濶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洒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

海山仙館叢書卷六
僧及童子若邪溪雲門寺吾獨何爲在泥滓青鞋布襪
從此始戲題王宰山水圖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
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
圖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
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澌山木盡亞洪濤
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翦
刀翦取吳松半江水荆公題燕侍郎山水圖云往時濯
足瀟湘浦獨上九疑尊二女蒼梧之野煙漠漠斷隴連
岡散平楚暮年傷心波浪阻不意畫中能更覩燕公侍

書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與奏論讞死誤當赦全活至
今何可數仁人義士埋黃土祇有粉墨歸囊楮東坡題
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云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
翠如雲煙山邪雲邪遠莫知烟空雲散山依然但見兩
崖蒼蒼暗絕谷中有百道飛來泉縈林絡石隱復見下
赴谷口爲奔川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
人稍度喬木外漁舟一葉江吞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
綴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
田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

江天漠漠暮雲卷
雨山娟娟丹楓翻
鴉伴水宿長松落
雪驚醉眠桃花流水在
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
江山清空我塵土
雖有去路尋無緣
還君此畫三歎息
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

東觀餘論云余得子美詩集頗與今行槧本小異如忍對江山麗印本對乃作待雅量涵高遠印本涵乃作極當以此爲正若是者尙多

東坡云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旣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歎一篇

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卽日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窮
餓守節如故正卿字夢得苕溪漁隱曰子美秋雨歎有
三篇第一篇尤感慨必東坡所書者云雨中百草皆爛
死墜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枝翠羽益開花無數黃金
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
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藝苑雌黃云杜陵詩多言花門喜聞官軍臨賊詩花門
騰絕漠柘謁度臨洮又云花門小箭好此物棄沙場又
卽事詩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又遣憤詩聞道花門

將論功未盡歸又有留花門一篇云花門既須留原楚
轉蕭瑟指回鶻爲花門注家不言其義予以唐地理志
攷之甘州山丹縣北渡張掖河西行出合黎山峽口
傍河東壩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軍東北有居延
海又西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至回鶻牙
帳故謂回鶻爲花門也

文昌雜錄云唐歲時節物元日則有屠蘇酒五辛盤膠
牙錫人日則有煎餅上元則有絲籠二月二日則有迎
富貴菓子三月三日則有鏤人寒食則假花雞毬鏤雞

子千堆蒸餅餠粥四月八日則有饊糜五月五日則有
百索糴子夏至則有結杏子七月七日則有穿針織女
臺乞巧果子八月一日則有點炙杖子九月九日則有
茱萸菊花酒臘日則有口脂面藥澡豆立春則有綵勝
雞燕生菜今歲時遺問略同但饊糜結杏子點炙杖子
今不行爾杜甫春日詩春日春盤細生菜又曰勝裏金
花巧耐寒重陽詩茱萸賜朝士臈日詩口脂面藥隨恩
澤如此之類甚多畧舉記當時所重者也

茗溪漁隱曰子美九日藍田崔氏莊云明年此會知誰

健醉把茱萸仔細看王摩詰九日憶東山兄弟云遙知
兄弟登高處徧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九日與楊凝崔淑
期登江上山有故不往云那得更將頭上髮學他年少
插茱萸此三人類各有所感而作用事則一命意不同
後人用此爲九日詩自當隨事分別用之方得爲善用
故實也子美九日又有詩云茱萸賜朝士難得一枝來
此在蜀中作也

茗溪漁隱曰東坡九日詩云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
花蝶也愁又詞云萬事到頭終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

也愁呂居仁詩云尙惜故人輕作別亂山深處過重陽
又詞云短籬殘菊一枝黃已是亂山深處過重陽皆兩
用之詩意脈絡貫穿並優於詞但居仁以殘菊於重陽
言之此一字爲病

茗溪漁隱曰呂居仁云潘邠老嘗得詩云滿城風雨近
重陽文章之妙至此極矣後託謝無逸綴成篇云病思
王子同傾酒愁憶潘郎共賦詩爲此語也余觀謝無逸
溪堂集云亡友潘邠老有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今去
重陽四日而風雨大作遂用邠老之句廣爲四絕然則

居仁所云後託無逸綴成前一聯詩蓋非是也無逸四
絕今錄三絕云滿城風雨近重陽無奈黃花惱意香雪
浪翻天迷赤壁令人西望憶潘郎滿城風雨近重陽不
見修文地下郎想得武昌門外柳垂垂老葉半青黃滿
城風雨近重陽安得斯人共一觴欲問小馮今健否雲
中孤雁不成行

茗溪漁隱曰寒食詩古人多用餽字九日詩未有用餽
字者惟崔德符和呂居仁九日詩云老頭未易着清香
折取蕭蕭滿把黃歸去乞錢煩里社買醪沽酒作重陽

東坡云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佳月
涼天卽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也十月初吉菊始開乃
與客作重九因次韻淵明九月九日詩云今日我重九
誰謂秋冬交黃花與我期草中實後凋餘香白露乾色
映青松高

茗溪漁隱曰江浙間每歲重陽往往菊亦未開不獨嶺
南爲然蓋菊性耿介須待草木搖落方於霜中獨秀故
淵明詩云黃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爲
霜下傑此善論其理也

復齋漫錄云國史補云唐人燕集必賦詩推一人擅場
郭曖尙升平公主盛集李端擅場送劉相巡江淮錢起
擅場乃知子美詩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唐人素有
此語

復齋漫錄云張景陽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故子
美詩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後漢吳漢亡命在漁陽
會王郎起漢說太守彭寵曰漁陽突騎天下所聞也君
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故子
美詩漁陽突騎猶精銳又漁陽突騎邯鄲兒劉劭趙都

賦云其用器則六弓四弩綠沉黃間棠溪魚腸丁令角
端故重過何氏詩兩拋金鎖甲苔卧綠沉槍唐楊巨源
上劉侍郎詩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沉槍古詩云採葵莫
傷根傷根葵不生結友莫羞貧羞貧友不成杜詩刈葵
莫放手放手傷葵根者蓋取此也

茗溪漁隱曰李潮八分小篆歌云蒼頡鳥跡旣茫昧字
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
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
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尙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此

詩敘書之顛末可謂詳盡後人筆力豈能到此而嶧山碑棗木傳刻之語尤爲人所取信往往引以爲證故集古錄云秦二世詔李斯篆今俗謂之嶧山碑史記不載其事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又有別本出於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金石錄云秦嶧山刻石者鄭文寶得其摹本於徐鉉家刻石寘之長安此本是也唐封演聞見記載此碑云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歷代摹之以爲楷則邑人疲於奔命聚薪其下以野火焚之由是殘

缺不堪摹搨然由求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置之縣廨今人間有嶧山碑者是皆新刻之本而杜甫詩直以爲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別本與泰山之梁山刻石集古錄以爲非真又云麻涇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失真者邪此論非是蓋杜甫指嶧山碑非此文明矣東坡賦墨妙亭詩云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蓋東坡學徐浩書浩書多肉用筆圓熟故不取此語殊不知唐初歐虞褚薛字皆瘦勁故子美有書貴瘦硬之語此非獨言

篆字蓋真字亦皆然也

茗溪漁隱曰觀薛稷少保書畫壁詩云我昔遊梓州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榜懸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唐史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薛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倣結體遭麗遂以書名天下余觀法帖載褚遂良帖云舅遂良報薛八侍中則稷之外家乃褚氏而唐史云魏氏者何邪
金石錄云唐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初不

見重於當時獨杜甫詩盛稱之以比蔡有鄰韓擇木今石刻在者絕少惟此碑與彭元曜墓誌爾余皆得之其筆法亦絕不工非韓蔡比也

東觀餘論云送顧八分文學詩中郎石經後八分蓋顛顛顧候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巔屨元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此詩蓋謂顧誠奢也觀其遺跡乃知子美弗虛稱之碑首倒墜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賞云

許彥周詩話云齊梁間樂府詩護惜加窮袴防閑託守

漁隱叢話卷六終
宮今日牛羊上丘壟當時近前面發紅老杜作麗人行
賜名大國號與秦其卒曰輒勿近前丞相嗔號國秦國
何預國忠事而近前卽嗔邪東坡言老杜似司馬遷蓋
深知之

漁隱叢話卷六終

漁隱叢話卷第七

杜子美三

藝苑雌黃云庾信謂魏使尉瑾曰昔在鄴食蒲萄殊美
陳昭曰作何狀徐君房曰有類軟棗信曰君殊不善體
物何不言似生荔枝荔枝之味果中之至珍蓋有不可
名言者故蔡君謨云剝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絳雪其
味之至不可得而狀也魏文帝方之蒲萄世譏其謬庾
信亦復有此語彼廣誌謂子如石榴其謬愈甚唐人形
於賦詠者頗多然亦未始遇夫真荔枝故張曲江作荔

荔枝賦是南海郡荔枝耳白樂天作荔枝圖序是巴峽間
荔枝耳杜子美詩所謂紅顛酸甜只自知者是瀘戎荔
枝耳

遜齋閑覽云荔枝譜稱漢初南越王尉佗以備方物和
帝時交趾七年貢生荔枝天寶中涪州歲驛致之未嘗
言及閩中者今廣南夔梓所出僅比閩中之下品是真
荔枝自唐其名未著今莆陽爲天下第一然閩中佳者
六月方熟其四月熟者謂之火山荔枝東坡有四月十
三日食荔枝詩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綃中單白玉膚予

誦之未嘗不愛其體物之工然其後云似開江珧砍玉
柱更洗河豚烹腹腴予意東坡未嘗到閩中亦不識真
荔枝其曰四月十三日是特廣南火山者耳故其比類
僅與魏文帝庾信等同科荔枝譜又云火山木出廣南
四月熟味甘酸而肉薄閩中近亦有之山在梧州按寰
宇記云嶺表錄梧州府對岸西火山山形高下大小如
桂林獨秀山山下水澄潭深無底其火每三更夜見於
山頂一更初見火起匝其頂如野燒甚者廣十丈餘食
頃而息或言其下水中有寶珠光照於上上有荔枝四

海陽書言卷十
二
月先熟以其地熱故爲火山也沈佺期詩身經火山熱
顏入瘴鄉低卽此山也予按宋之間集有早發韶州一
聯云身經火山熱顏入瘴江消恐非佺期詩蓋震宇記
之誤苕溪漁隱曰東坡四月十三日初食荔枝詩注云
予嘗謂荔枝味厚高格兩絕果中無比惟江珧柱河豚
魚近之耳又曰僕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似龍眼
客皆笑其陋實無所似也僕曰荔枝似江珧柱應者皆
憮然僕亦不辨此可謂善於比類者若魏文帝庾信之
蒲萄乃至謬耳藝苑雌黃殊無鑒裁遂言東坡比類僅

與魏文帝庾信等同科若言閩廣荔枝高下不同則可
若言東坡不善比類則不可也

復齋漫錄云唐書禮樂志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
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
曰荔枝香樂史所作楊貴妃外傳亦云新曲未有名會
南海進荔枝因名焉故子美病榻詩云憶昔南海使奔
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又解悶詩云先帝
貴妃今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玉座
應悲白露團按唐志以荔枝貢自南方楊妃外傳爲南

海杜詩亦以爲南海及炎方則明皇時進荔枝自嶺表
明矣東坡詩乃以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
張君房脞說以爲忠州何邪當有辨其是非者
茗溪漁隱曰余觀蔡君謨荔枝譜云東京交趾七郡貢
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奔騰有毒虫猛獸之
害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和帝詔大官省之唐天寶中
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之時詩人多所稱咏此張
九齡賦之以托意又東坡荔枝歎云十里一置飛塵灰
五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龍眼來

飛車跨山鵲橫海風枝露葉如新採宮中美人一破顏
驚塵濺血流千載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
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酌伯游皆以荔枝天寶時
貢自涪州二公著譜作詩意欲傳於後世其攷之必審
不應有誤蓋唐都長安視涪州爲正南荔枝由子午谷
路進入唐志云南方杜詩云炎方悉指其方而言之也
若病橘詩妃子外傳以爲南海則道里遼遠所記必誤
復齋信以爲然過矣荔枝譜又云洛陽取於嶺南長安
來自巴蜀蓋涪忠二州俱爲巴蜀之地境土相接白居易

易嘗刺忠州以其地多產荔枝形於篇什又圖而序之
余意君房脞說因此遂言忠州也居易序云荔枝若離
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
色香味盡變去矣余頃在閩廣驗此語信然矧傳置之
遠腐敗之餘烏能適口也哉

茗溪漁隱曰東坡荔枝詞云閩溪珍獻過海雲帆來似
箭玉坐金盤不貢奇葩四百年輕紅醜白雅稱佳人纖
手擘骨細肌香恰似當年十八娘荔枝譜云十八娘荔
枝色深紅而細長時人以少女比之俚傳閩王王氏有

女第十八好噉此品因而得名其家今在城東報國院
家傍猶有此樹譜中又有將軍荔枝云是五代間人有
爲此官者種之後人以其官號其樹而失其姓名之傳
東坡云惠州太守東堂祠故相陳文惠公堂下有公手
樹荔枝一株郡人謂將軍樹今歲大熟賞啖之餘下逮
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縱猿取之詩云丞相祠堂下將軍
大樹傍炎雲駢火實瑞露酌天漿爛紫垂先熟高紅挂
遠揚分甘徧鈴下也到黑衣郎豈將軍之號偶爾同之
邪

藝苑雌黃云漢舊儀顓頊有三子死而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罔兩蠶鬼一居人宮室區隅爲小鬼善驚小兒故韓退之有遣瘧鬼詩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如何不肖子尙奮瘧鬼威又云咨汝之胄出門戶何巍巍祖軒而父頊未沫於前徽而其後又有湛湛江水清歸居安汝妃之語蓋本於漢舊儀也世傳杜詩能除瘧此未必然蓋其辭意典雅讀之者脫然不覺沉疴之去體也而好事者乃曰鄭廣文妻病瘧子美令取子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一聯誦之不已又令取

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青一聯誦之不已又令取子璋鬪髀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一聯誦之則無不愈矣此殊可笑借使瘧鬼誠知杜詩之佳亦賢鬼也豈復屑屑求食於嘔吐之間爲哉觀子美有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醜屢鮮粧則是疾也杜陵正自不免

復齋漫錄云子美初月詩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又白露團甘子又江月詩玉露團清影又絕句云玉坐應悲白露團按謝惠連詩團團滿葉露謝元暉猶霑餘露

漁隱叢言卷十
團庾信挹得胥臺露詩唯有團階露承睫共霑衣杜詩
所本也

復齋漫錄云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鄧忠
臣乃引茂陵玉盃爲據少陵豈以玉盃爲金盃哉益指
盧充幽婚事也

藝苑雌黃云諸將內一聯云昨日玉魚蒙地葬早時金
盃出人間注說金盃取孔氏志怪盧充事樗叟杜詩拾
遺亦用此說以予考之非也南史沈炯傳云炯嘗獨行
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已思鄉之意云甲帳珠簾

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遂出人間杜益用此語也陳無已
詩初聞橋山送弓劍寧知玉盃人間見茗溪漁隱曰二
說當以盧充幽婚事爲是益有金盃之贈若沈炯事乃
是玉盃又引無已詩爲證尤無謂也

藝苑雌黃云荆楚歲時記曰七月七日世謂織女牽牛
聚會之日晉傅元擬天問云七月七日織女牽牛會天
河此則其事杜公瞻注云此出於流俗小說尋之經史
未有典據詩云睨彼牽牛不以服箱跋彼織女終日七
襄說者以爲二星有名無實卽古詩所云織女無機杼

牽牛不負輓豈復能爲夫婦歲一聚會乎史記天官書云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則是河鼓牽牛大同小異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李巡注云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郭璞注云今荆楚人呼牛星爲擔鼓此則河鼓之據夏小正言七月初昏織女正東向十月織女正北向此皆據星也亦無會合之文近代有此說耳曹植九咏曰乘回風兮浮漢渚目牽牛今眺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嗟吾子兮來不時注云牽牛爲夫織女爲婦各處河之傍七月七日得一會同古

歌辭云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卽河鼓也語訛所致漢武帝於昆明池中作二石人爲牽牛織女象蓋欲神異其水北方河漢班固賦云左牽牛兮右織女似天漢之無涯雖不云七月七日聚會其意以爲夫婦之象天道深遠所不敢言也又歲時記言緯書云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言雖不經有足爲怪齊諧記亦云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已被召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曰暫詣牽牛世人至

今云織女嫁牽牛焉此類皆不足信故杜詩云牽牛處
河西織女出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詎相同神光竟難
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逢蓋亦不信有
此事也世傳又有烏鵲填河成橋與夫乞巧穿針之事
皆無可據河鼓與牽牛史記以爲二星爾雅以爲一星
河字又或作何若溪漁隱曰文選注云織女一名天女
孫柳子厚乞巧文云今茲孟秋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
河鼓余嘗和人七夕詩云乞巧筵前玉露秋一鉤涼月
掛西樓人間百巧方無奈寄語天孫好罷休

復齋漫錄云文選古詩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
一水間默默不得語梁劉孝儀咏織女詩欲待黃昏至
含嬌渡淺河隋江總七夕詩婉孌期今夜飄飄渡淺流
王謹七夕詩天河橫欲曉風駕儼應飛故杜子美天河
詩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

藝苑雌黃云昔人文章中多以兄弟爲友于以日月爲
居諸以黎民爲周餘以子姓爲詒厥以新婚爲燕爾類
皆不成文理雖杜子美韓退之亦有此病豈非徇俗之
過邪子美云山鳥山花吾友于又云友于皆挺拔退之

云豈謂詒厥無基址又云爲爾惜居諸後漢史弼傳云
陛下隆于友于不忍恩絕曹植求通親親表云今之否
隔友于同憂晉史贊論中此類尤多洪駒父云此歇後
語也頃有人年七十餘置一侍婢年三十東坡戲之曰
侍者方富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得無類是乎茗溪
漁隱曰友于之語自陶彭澤已自承襲用之詩云一欣
侍溫顏再見喜友于然則少陵蓋承之也且歇後語蘇
黃亦有之蘇云伯時有道真吏隱飲啄不羨山梁雌黃
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然黃集此句對偶甚

工後山以爲妍而反嗜之不以爲病也又遯齋閑覽云
東坡在豐城有老人生子求詩東坡問翁年幾何曰七
十翁之妻年幾何曰三十戲作八句警聯云聖善方富
而立歲乃翁已及古稀年今藝苑以爲有人年七十餘
置侍婢仍竄易其詩記事之誤有如此當以遯齋爲正
復齋漫錄云唐宰相鄭絳爲詩好歇後句行第五時人
呼爲歇後鄭五今人無有蓄其詩者惟舊史載其一聯
云只有兩行公廨淚臨行洒向渡頭風真俳詞也後之
文士不復作歇後體以其非雅正獨石曼卿因登第覆

落例受三班借職賦詩一首所謂無才且作三班借請
俸爭如錄事參是也韓子蒼云唐人詩落花滿地寂寥
紅獨有離人萬恨中回首池塘總無語手彈珠淚與東
風絮之意此之意也而詞語頓異

許彥周詩話云老杜詩不可議論亦不必稱讚苟有所
得亦不可不記也如太宗相者見之云龍鳳之姿天日
之表而杜詩云真氣驚戶牖可謂簡而盡又經昭陵云
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辭寧侈辱賢路不崎嶇太
宗智勇英特武定天下而能如此最盛德也

終

漁隱叢話卷第八

杜子美四

藝苑雌黃云月令仲夏之月反舌無聲蔡君謨以反舌
為蝦蟆段柯古已譏其非矣殊不知反舌百舌鳥也能
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故謂之反舌張籍集中有徐
州試反舌無聲詩破題云夏木多好鳥偏知反舌名則
其為百舌明甚許慎注淮南子云五月陽氣盛于上微
陰起于下百舌無陰故無聲也朝野僉載云百舌春轉
夏止唯食蚯蚓正月後凍開蚓出而來十月後蚓藏而

往蓋物之相感也古今詞章中多取此以况人之巧言者故老杜詩云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茗溪漁隱曰劉夢得百舌吟云天生羽族爾何微舌端萬變隨春暉南方朱鳥一朝見索寞無言高下飛此語蓋與許慎及僉載二說相符矣

詩說雋永云王性之嘗見唐人寫本杜詩云孤城此日堪腸斷愁對寒雲雪滿山乃白滿山也

許彥周詩話云老杜衡州詩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此詩甚悲昔蒯通讀樂毅傳而涕泣後之人亦當有味

此而泣者也

復齋漫錄云李濟翁資暇錄謂園庭中藥欄欄卽藥藥卽欄猶言圍援也非花藥之欄有不悟者以藤架蔬圃爲切對不知其由矣漢宣帝詔曰池藥未御者假與貧民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尤分明也方悟子美詩常恐沙崩損藥欄及乘興還來看藥欄之意茗溪漁隱曰復齋乃承資暇集之悞引此以證子美詩今以漢史宣帝紀考之地節三年詔曰池禦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注云折竹以繩編綿連禁禦使人不得

往來律名爲禁禦李濟翁殊不審細乃以禦爲藥遂穿鑿爲說復齋從而信之皆過矣且子美詩云藥欄者直花藥之欄檻耳

藝苑雌黃云世說載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但未下鹽鼓耳蓴羹得鹽鼓尤美故子美詩云鼓化蓴絲熟梅聖俞詩云剩持鹽鼓煮紫蓴又紫蓴鼓煮香味全山谷詩云鹽鼓欲催蓴菜熟蓋謂是也作晉史者取世說之語而刪去兩字但云千里蓴羹未下鹽鼓故人多疑之或言

千里未下皆地名或言千里言地之廣或言自洛至吳有千里之遙或言蓴羹必鹽鼓乃得其真味是皆不然蓋千里湖名也千里湖之蓴菜以之爲羹其美可敵羊酪然未可猝至故云但未下鹽鼓耳子美又有別賀蘭銛詩云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蓴以岷下對千里則千里爲湖名可知西陽雜俎酒食品亦有千里蓴復齋漫錄云子美送重表姪王砮評事使南海詩謂王珪微時房杜過其家而母能識也西清詩話以子美詩獨得其詳而史爲疎畧然以余考之房杜舊不與太宗

相識及太宗起兵然後杖策謁軍門乃薦如晦耳至珪則誅太子建成而後見知以他傳參考未可專以史爲誤也

詩說雋永云晁氏嘗于中壺緘綫續夾中得吳越人寫本杜詩諱流字之類乃盛文肅故書也如日出籬東水等絕句六首乃九首其一云漫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飛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茗溪漁隱曰此詩淺近決非少陵語庸俗所亂不足憑也

茗溪漁隱曰世有碑本子美畫像上有詩云迎旦東風

騎蹇驢旋呵凍手暖髯鬚洛陽無限丹青手還有工夫畫我無子美決不肯自作兼集中亦無之必好事者爲之也李太白戲子美詩飯顛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曰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李翰林集亦無此詩疑後人所作也

東臯雜錄云杜詩闌風伏雨秋紛紛伏乃仗字之誤闌珊之風冗仗之雨也茗溪漁隱曰世說王忱求簞于王恭恭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則冗東臯此長字爲是集韻去聲與仗字同音杜詩舊本作長雨長作雜

錄謂伏乃仗之誤非也

藝苑雌黃云遮莫俚語猶言儘教也自唐以來有之故當時有遮莫爾古時五帝何如我今日三郎之說然詞人亦稍有用之者杜詩云久拚野鶴同雙鬢遮莫鄰雞唱五更李太白詩遮莫枝根長百尺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元微之詩從茲罷馳騫遮莫寸陰斜東坡詩芒鞋竹杖布行纏遮莫千山更萬山洪駒父詩圍碁爭道未得去遮莫城頭日西沉皆用此語

東坡云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嘗懷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邪故子美亦哀之赫赫蕭京兆今爲時所憐茗溪漁隱曰余以唐書考之蕭至忠未嘗歷京兆尹王原叔杜詩注以謂蕭望之嘗爲左馮翊後被讒自殺復齋漫錄亦謂如此疑坡誤也

藝苑雌黃云夔府詠懷詩有卜美君平杖之語攷之漢史嚴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爲卜筮雖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爲言利害各因其勢道之以善從吾言已過半矣裁曰閱數人得百錢則閉

肆下簾而授老子所言止此而已卽未嘗言杖注家引
阮宣子百錢掛之杖頭爲解與君平全無干涉豈杜陵
之誤歟

復齋漫錄云從人覓胡孫許寄詩人說南州路山猿樹
樹懸舉家聞若駭爲寄小如拳題意是胡孫而首句以
山猿爲詞何邪

藝苑雌黃云以子美之忠厚疑若無愧于論交其投贈
哥舒翰云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聲百勝在畧地
兩隅空其美之可謂至矣及潼關吏詩則曰哀哉桃李

戟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何其先後之
相戾若是哉槩之以純全之道亦未能無疵也

藝苑雌黃云東坡次王介甫韻詩斫竹穿花破綠苔小
詩端爲覓橙栽又送戴蒙赴玉局觀詩芋魁徑尺誰能
盡橙木三年已足燒又木山詩二頃良田不難買三年
橙木可行標橙字人少有識者遍尋字書亦皆無之蜀
中多此木詢之蜀人則相傳以爲丘宜切按介甫絕句
所謂木有橙者與移字同押則知丘宜切爲是也按杜
陵有憑何十步府邕覓橙木栽詩飽聞橙木三年大與

致溪邊十畝陰注蜀人以椴爲薪三年可燒又堂成詩
椴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烟滴露梢注云椴木下材止
可充薪而已惟蜀地最宜種以爲宜復齋漫錄云崔豹古今注云秦築長城土皆紫色謂之
紫塞南徼土色丹謂之丹徼塞則壅塞夷狄也徼遶也
免侵中國也千字文雁門紫塞鮑昭蕪城賦北走紫塞
雁門故子美詩旅雁上雲歸紫塞又紫塞寧論尙有霜
又翻然紫塞翻下拂明月輪觀李固詣司馬第山水圖
詩末章云浮槎相並坐仙老暫相將前輩引張騫爲証

非也余按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楂浮於西海楂上
有光若星月楂浮四海十二年一週天名貫月楂又名
掛星楂羽仙棲息其上解道康齊地記云齊有不夜城
蓋古有日夜中照于東境故萊子立此以不夜爲名方
悟子美詩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若溪漁隱曰東坡
雪後詩云風花誤入長安苑明月長臨不夜城蓋取諸
此此許彥周詩話云飯抄雲子白雲子雨也言如雨點爾出
荀子雲篇又葛洪丹經用雲子碎雲母也今蜀中有碎

礫狀如米粒圓白云雲子石也又云萬里名王子何年
別月支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漢使慚空到神農竟
不知露翻兼雨打開折暫離披不曉此詩指何物張騫
慚空到又本草不收定非葡萄也

李伯紀杜工部集序云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舊集古
律異卷編次失序不足以考公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
余嘗有意參訂之特以多事未能也武陽黃長睿尤篤
喜公之詩乃用東坡之法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
本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

然可觀蓋自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至德大厯干
戈離亂之際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
難悲憤無聊一寓于詩局法理致老而益精平時讀之
未見其工迨親罹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詩如出乎其時
犁然有當于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退之詩云仙官
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公之述
作行于世者既未為多遭亂亡逸又不為少加以傳寫
謬誤浸失舊文烏三轉而為寫者不可勝數矣若溪漁
隱曰子美詩集余所有者凡八家杜工部小集則潤州

海隱叢書卷八
刺史樊晃所序也注杜工部集則內翰王原叔洙所注也改正王內翰注杜工部集則王寧祖也補注杜工部集則學士薛夢符也校定杜工部集則黃長睿伯思也重編少陵先生集并正異則東萊蔡興宗也注杜詩補遺正繆集則城南杜田也少陵詩譜論則縉雲鮑彪也不知余所未見者更有何集繼當訪之若近世所刊老杜事實及李歆所注詩史皆行于世其語鑿空無可考據吾所不取焉
元稹云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

始唐虞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商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之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言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濶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道文壯節

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千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極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于魏晉工樂府則力屈于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于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古

旁蘇李氣奮曹劉掩顏謝之孤高襍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尙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摹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尙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

海隱言卷八
茗溪漁隱曰宋子京作唐史杜甫贊秦少游作進論皆本元稹之說意同而詞異耳子京贊云唐興詩人承隋陳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茫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于文章少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

任光焰萬丈高誠可信云少游進論云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于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于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于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于藻麗于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邪

茗溪漁隱曰豫章先生傳載在豫章外集後不知何人

漁隱叢話卷八
所作初無姓名其傳贊敘詩之源流頗有條理贊云自李杜歿而詩律衰唐末以及五季雖有興比自名者然格下氣弱無以議爲也宋興楊文公始以文章蒞盟然至于詩專以李義山爲宗以漁獵掇拾爲博以儷花鬪葉爲工號稱西崑體嫣然華靡而氣骨不存嘉祐以來歐陽公稱太白爲絕唱王文公稱少陵爲高作而詩格大變高風之所扇作者間出班班可述矣

漁隱叢話卷八終

漁隱叢話卷第九

王右丞

復齋漫錄云送元二安西絕句云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李伯時取以爲畫謂之陽關圖予嘗以爲失按漢書陽關去長安二千五百里唐人送客西出都門三十里特是渭城耳今有渭城館在焉據其所畫當謂之渭城圖可也東坡題陽關圖詩龍眠獨識慙處畫出陽關意外聲皆承其失耳山谷題此圖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

漁隱叢書卷九
離人作許悲然則詳味山谷詩意謂之渭城圖宜矣若
溪漁隱曰右丞此絕句近世人又歌入小秦王更名陽
關用詩中語也舊本蘭畹集載寇萊公陽關引其語豪
壯送別之曲當爲第一亦以此絕句填入詞云塞草煙
光潤渭水波聲咽春朝雨霽輕塵歇征鞍發指青青楊
柳又是輕攀折動黯然知有後會甚時節更盡一杯酒
歌一闕歎人生最難歡聚易離別且莫辭沉醉聽取陽
關徹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東坡取蘭畹集不載此
詞何也

茗溪漁隱曰摩詰山中送別詩云山中相送罷日暮掩
柴扉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蓋用楚詞王孫遊兮不
歸春草生兮萋萋此善用事也余舊見一小詩不知誰
人作云楊柳青青着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楊條折盡
花吹盡借問行人歸不歸古樂府有折楊柳云曲成攀
折處惟言久別離又云攀折思爲贈心期別路長又云
曲中無別意併是爲相思皆言折柳以寄相思之意不
言其歸則前詩用事爲未盡善也李賀致酒行云主父
西遊困不歸家人折斷門前柳亦與古樂府同意

汝溪漁隱曰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花落家童
未掃鳥啼山客猶眠每哦此句令人坐想輞川春日之
勝此老傲睨閑適於其間也
秦太虛云余爲汝南學官時得疾臥直舍高符仲攜輞
川圖示予曰閱此可以愈疾予本江海人得圖甚喜卽
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
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
蘭柴繞茱萸泝躡槐陌窺鹿柴返於南北垞航歌湖戲
柳浪濯纓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

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棊奕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
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

茗溪漁隱曰唐自四月一日寢廟薦櫻桃後頒賜百官
各有差摩詰詩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退
之詩香隨翠籠擎初重色映銀盤瀉未停二詩語意相
似摩詰詩渾成勝退之詩櫻桃初無香退之言香亦是
語病

茗溪漁隱曰予舊見郵亭壁間題云山月曉仍在林風
涼不絕慙慙如有情惆悵令人別亦有佳思不知何人

詩後讀王縉集乃王縉別輞川別業詩附在集中
山谷老人曰余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摩詰詩行到
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故知此老胸次有泉石膏肓之疾

韋蘇州

復齋漫錄云俗吏閑居少同人會面難偶隨香署客來
訪竹林歡暮館花微落春城雨漸寒
甕間聊共酌莫使宦情闌陪王郎中尋孔徵君詩也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氣催黃鳥晴光照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
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詩

也二篇皆佳作而韋集逸去家有顧陶所編唐詩有之
故附於此

白樂天云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又高
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
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貴之

金石錄云石鼓文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歐陽文忠
公以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而在距今未及千
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有八九自宣王時至今實千
有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以此爲可疑余

觀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粗石如
今世以爲確白者石性既堅頑難壞又不堪他用故能
存至今漢以後碑碣石雖精好然易剝缺又往往爲人
取作柱礎之類蓋古人用意深遠事事有理類如此况
此文字畫奇古决非周以後人所能到文忠公亦謂非
史籀不能作此論是也茗溪漁隱曰韋蘇州石鼓歌云
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石如鼓形數
止十風雨缺訛苔蘚澁今人濡紙脫其文既擊既埽白
黑分忽開滿卷不可識驚潛動蟄走云云喘透迤相糺

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退之石鼓歌云周綱陵遲四
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鏘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墮
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一作刻留山阿退之初
不指言史籀所作永叔集古錄云至于字畫亦非史籀
不能作此蓋原蘇州之歌而云爾蘇長公鳳翔八觀石
鼓詩云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史籀變蝌蚪亦原于蘇
州也黃太史云石鼓文筆法如珪璋特達非後人所能
贗作熟觀此書可得正書行草法非老夫臆說蓋王右
軍亦云爾

東臯雜錄云唐開元四年偃師人畊地得古銅盤篆文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考圖經比于墓也茗溪漁隱曰蘭亭續帖賜書堂帖皆有此篆文余深愛其奇古諦玩無斁

茗溪漁隱曰余觀詛楚文茫然初不知其顛末及讀集古錄金石錄跋尾蘇長公詩然後知之集古錄云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良夫熊適熊槐熊元而無熊相據文

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爲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橫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參較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歷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至懷王槐頃王橫當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則此文所載非懷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數之則當是頃襄王然熊相之名理不宜謬史記或失之爾疑相傳寫爲橫也蘇長公云詛楚文碑獲于鳳翔

開元寺土下今在太守便廳秦穆公葬於雍橐泉祈年
觀下今墓在開元寺之東南數十步則寺豈非祈年觀
之故基邪詩云崢嶸開元寺彷彿祈年觀舊築掃成空
石碑埋不爛詛書雖可讀字法嗟久換詞云秦嗣王敢
使祝用瓚先君穆公世與楚約相捍質之於巫咸萬葉
期不叛今其後嗣王乃敢謀多難剝胎殺無罪親族遭
圍絆計其所稱訴何啻桀紂亂吾聞古秦俗面詐背不
汗豈惟公子卬社鬼亦遭謾遼哉千歲後發此一笑粲
金石錄云秦詛楚文余所藏凡有三本其一祀巫咸舊

在鳳翔府解今歸御府此本是也其一祀大沈久湫藏
於南京蔡氏其一祀亞駝藏於洛陽列氏秦以前遺跡
見於今者絕少此文皆出於近世而刻畫完好文詞字
札奇古可喜元祐間張芸叟侍郎黃魯直學士皆以今
文訓釋之然小有異同

司空圖曰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
以爲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
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醢也止於
醢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饑而遽輟者知其醢酸之外醇

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
六義則諷諭抑揚淳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叛所得
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邪王右
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學哉賈閻仙
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寒澁無可置才而
亦爲體之不備也苕溪漁隱曰東坡云司空圖論詩曰
梅止于酸鹽止于醎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酸
醎之外此語與前語不同蓋東坡潤色之其語遂簡而
當也

苕溪漁隱曰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
豪縱不羈余因記唐宋遺史云韋應物赴大司馬杜鴻
漸宴醉宿驛亭醒見二佳人在側驚問之對曰郎中席
上與司空詩因令二樂妓侍寢問記得詩否一妓強記
乃誦曰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
渾閑事惱亂蘇州刺史腸觀此則應物豪縱不羈之性
暮年猶在也子蒼又云余觀蘇州爲性高潔鮮食寡慾
所居掃地焚香而坐此是韋集後王欽臣所作序載國
史補之語但恐溢美耳

許彥周詩話云韋蘇州詩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東坡用其韻曰寄語庵中人飛空本無迹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如東坡羅漢贊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此八字還許人再道否

孟浩然

茗溪漁隱曰詩句以一字爲工自然穎異不凡如靈丹一粒點石成金也浩然云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上句之工在一淡字下句之工在一滴字若非此二字亦烏得而爲佳句哉如六一居士詩話云陳舍人從易偶

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論各以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或云度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歎服余謂陳公所補數字不工而老杜一過字爲工也又如鍾山語錄云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最好若下起字便是小兒語也無人覺來往下得覺字大好足見吟詩要一兩字工夫觀此則知余之所論非鑿空而言也

復齋漫錄云顏之推家訓云羅浮山記望平地樹如薺

海隱詩言卷九
故戴嵩詩長安樹如薺有人詠樹詩遙望長安薺此耳
學之過也余因讀浩然秋登萬山詩天邊樹若薺江畔
洲如月乃知孟真得嵩意

茗溪漁隱曰浩然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
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
不若岑參巴南舟中卽事詩云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
喧岑詩語簡而意盡優于孟也

許彥周詩話云岑參詩亦自成一家蓋嘗從封常清軍
其記西域異事甚多如優鉢羅花歌熱海行古今傳記

所不載者也

皮日休云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
林杜工部爲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
先生之道遇景入韻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東人口者涵
涵然有平大之風若公輸氏當巧而不用者也北齊美
蕭懿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有微雲淡河漢疎
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殘日霽沙嶼清風動高泉先生
則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露溼
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

音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稱是者衆不可悉數嗚呼
先生之道復何言邪謂乎貧則天爵於身謂乎死則不
朽於文爲士之道亦已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
人旣慕其名觀其貌蓋思文王則嗜昌歜思仲尼則師
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茗溪漁隱曰露溼寒塘草月映
清淮流此以爲謝朓詩東觀餘論以爲何遜詩東觀見
何遜集而云之則日休以爲謝朓詩恐誤也
許彥周詩話云六朝人之詩不可不熟讀如芙蓉露下
落楊柳月中疎鍛鍊至此自唐以來無人能及者退之

云齊梁及隋陳衆作等蟬噪此語吾不敢議亦不敢從
茗溪漁隱曰山谷題浩然畫像詩平生出處事跡悉能
道盡乃詩中傳也其詩云先生少也隱鹿門爽氣洗盡
塵埃昏賦詩真可凌鮑謝短褐豈愧公卿尊故人私邀
伴禁直誦詩不顧龍鱗逆風雲感會雖有時顧此定知
毋枉尺襄江渺渺泛清流梅殘鴈月年年愁先生一往
今幾秋後來誰復釣槎頭

